

王宏文 宋洁人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柏拉图研究



柏拉图研究

上 卷

王宏文 著
宋洁人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济南

柏拉图研究

王宏文 宋洁人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蓬莱东方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438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209-00936-1

B·56 定价: 10.80元



柏 拉 图 像

(公元前427—347年)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序

陈元晖

在当前，要不要研究西方的古代哲学，即古希腊哲学，仍然存在认识上的不同，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仍存在着厚今薄古的倾向。无论是在出版物的数量上或人力的投入上，都表现出古不如今。没有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著作的全译本，也没有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全集中译本，而这两位哲学家是近代西方哲学的鼻祖，无论是哪一个重要哲学流派，都或多或少可以从他们那里找到祖根。研究近、现代西方哲学，如果你要穷源尽委，总可以找出与他们关系的痕迹来。在政治和文化的一般问题上，我们要厚今薄古，但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上，却不能提倡厚今薄古，而要今古并重。西方今日之哲学乃是西方往昔哲学之发展，如果知今而不知古，不懂得它的来龙去脉和原委，怎能算了解西方今日之哲学，又怎能算通晓整部西方哲学史？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古代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大量学术论著集中在西方现代哲学学说，最远的也只是到康德与黑格尔，康德以前的哲学家受到青睐的并不多。这里，重新温习一下黑格尔的有关希腊哲学的一段话，很有必要。他认为，在希腊哲学那里的辩证思维是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的，还没有被一些迷人的障碍所困扰，这些“迷人的障碍”就是指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如英国的培根和洛克，德国的沃尔弗，这种形而上学堵

塞了他们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因此，恩格斯写道：

“如果说，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末，总的说来希腊人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的方面来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①

希腊哲学是全人类的珍贵遗产，去掉其缺点，继承其优点，这对于破除以唯物主义打扮起来的形而上学有重要帮助，对正确处理历史遗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现实意义。厚古代之某些有益方面与厚今，存在着脉脉相通的联系，两者是并行而不悖的。我们不能只重视今，而薄视古，这个道理适用任何古代哲学，也同样适用于古希腊哲学。

在古希腊哲学家中，柏拉图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研究柏拉图思想及其哲学，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柏拉图是古希腊为数不多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他和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被西方学者奉为欧洲哲学的泰斗，把他们看作是欧洲哲学的开山祖，在哲学界居于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他们三人，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又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但苏格拉底“述而不作”，没有一本著作留给今天，他的思想都是通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的介绍才得知其梗概。柏拉图则留下大量著作，他的对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68页。

话篇几乎一本不曾散失，完整地保留下来。那时，哲学作为“求知之学”还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在柏拉图的宏富著作中不仅全面地阐发了他的哲学思想，还涵盖了当时的自然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律学、历史学、教育学、文艺学等众多学科，这使他有在这些学术领地做出了拓荒性的历史贡献。黑格尔曾赞誉说：“柏拉图的著作，无疑地是命运从古代给我们保存下来的最美的礼物之一。”^①这些“最美的礼物”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都为后世的思想家所接受、所利用、所继承，逐步渗进到西方的思想文化中，成为整个西方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奠定了柏拉图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显赫地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称为“人类的导师”^②，说柏拉图的哲学“是有世界历史地位的创作之一，它从产生起直到以后各个时代，对于文化和精神的发展，曾有过极为重要的影响”^③。所以，研究柏拉图不仅对研究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古希腊哲学有重要意义，它对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也将是一件有益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不了解柏拉图就不能了解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古希腊罗马文化，也不能了解两千多年来的西方文化思想发展史。

至于谈到研究柏拉图的哲学意义，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考虑：

第一，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唯心论的集大成者，唯物论者要研究唯心论者的学说必须重视柏拉图。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贯穿在整部哲学史中，也就是说从古代到现代都存在着，争论是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151页。

②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中，黑格尔有两处提出这一看法，见该书第151页、第269页。

③同上书“第152页。”

不会停息的，将来也会仍然继续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者，我们当然要坚持唯物主义，继承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也不应视唯心论为简单的胡说，它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乃是人类认识这棵大树上长出的一枝不结果实的花，只有把它之所以“不结果实”（即陷入幻想与错误）的原因揭示出来，才能汲取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使人变得更加聪明智慧。所以，对唯心论哲学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肤皮潦草地了解，而要鞭辟入里地知道它。要鞭辟入里地知道，就需要剖析唯心论学说充分展开了的完备形态，而柏拉图的哲学“作为前此哲学的结果，包括有其他哲学的原理在内”^①，恰恰是这样一种完备的理论形态。如果唯物论者把希腊哲学的原子论当作永恒真理，并以培根式的傲慢态度去对待希腊唯心论哲学，那怎么能达到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水平，实现研究哲学史的这项根本任务呢？因此研究柏拉图哲学，依我看来，最低限度可以起到“以人为鉴”和“以古为鉴”的作用。

第二，更重要者，在柏拉图的庞大大量的著作中，透露出辩证法的信息。唯物论者可以从唯心论者那里取得辩证方法，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有过这个例子，公元后十九世纪的德国同样有过这个例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②。然而，任人皆知，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直系弟子，他是受他的老师的启发而研究辩证法的。马克思则把黑格尔倒立的辩证法顺过来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论者从柏拉图师生那里得来的效益，并不一定低于从赫拉克利特、普罗泰戈拉、德谟克里特那里得来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164页。

的。这种说法好象很矛盾，然而却是事实。

第三，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对柏拉图个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在他那里人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各种唯心论观点的原初表现，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这一精致的唯心论哲学内部所蕴含着的合理思想。柏拉图承认知识起源于理性，他是唯理论者；他认为纯粹理念要避免物质的污染，理想的世界超越于经验世界，他是先验论者；他主张目的论，追求一个最高的终极的普遍目的；他把一切现象都看作是宇宙灵魂的表现，又承认有造物主，他既是泛神论者，又是有神论者；在哲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他提出“回忆说”和“理念论”，他是个客观的唯心论者和唯灵论者。总之，你要想知道有何种形式和种类的唯心论观点，总可以在柏拉图那里找到，从他一个人身上可以看到唯心论的大千世界。柏拉图的哲学视野开阔，他企图从理论上解说人类的一切事业和精神活动，这使他一人具有代表多人的资格，既可以代表希腊时代的唯心论者，还可以从他那里找到以后时代各种唯心论观点的思想渊源。不但如此，在柏拉图唯心论的“大千世界”里，人们还可以发现那些“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①的思想精华。例如，在“通种论”中，他对概念辩证法的绝妙论述；在“知识的四等级说”中，对认识四阶段的精细区分；在论及“辩证法”最高学科时，对哲学与具体科学（数学、几何等）在研究对象和认识方式上的差异的深刻阐释等……这些真知灼见都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著名哲学家，我们在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其他人的哲学中都不难找到来自柏拉图那里的涓涓细流。就是以过去一向受人藐视的“神创世界”的

^①《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305页。

柏拉图自然哲学而言，其内容也不无可取之处，当代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海森堡曾把柏氏在这里提出的有关世界结构的几何理论誉之为当代量子论的思想先驱。……从这些顺手拈来不很完全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什么问题呢？柏拉图不愧为西方思想的先哲，他的哲学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我们要发展当代人的理论思维，必须批判地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潜心深入地去研究它。诚然，人类的理论思维从内容，结构到形式、方法都在随历史的发展不断地更新前进着。古代人不可能具有现代人的思维模式，也不可能提出当代人理论思维研究的课题。但是，历史上那些思想深邃、敏捷的哲学家在沉思奥秘的哲理时，却往往能触及到人类理论思维的共性问题，提出一些耐人深思的见解，甚至预示了当代人思维模式的某些雏型。在这一意义上，柏拉图的哲学连同那些流传后世的众多著作，乃是人类挖取智慧的重要源泉之一。人们只要不带偏见，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它，只要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深入细致地去研究它，就一定会从中领悟出那些发人深省的东西。我想，这也就是研究柏拉图（扩而广之，研究欧洲哲学史上的遗产）最根本的目的。

然而，要实事求是地、深入地研究柏拉图，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它除了柏拉图思想自身和表述上的种种难点外，在我看来，对国内的研究者来说，还格外增加了双重回避不了的困难。

其一是文献史料上的。占有充足翔实的史料，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研究，这是史学工作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基本要求，也可以说是一个严肃郑重的史学研究者必须遵循的一种工作惯例或规矩。但是，恰恰在这一方面当代的中国人研究柏拉图，则受到“中”与“外”、“古”与“今”两方面的隔核与制约，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不仅有关的古希腊文献典籍不多，作

为研究者主要依据的“柏拉图全集”至今尚无中译本，在近三十篇确定为真作的柏拉图对话中，翻译成中文的也很少。要深入地研究柏拉图，文献资料上的难关必须跨过。其二是语言文字上的困难。古希腊文同古汉语、梵文一样都是人们不易看懂的文字，所以多是一译再译，翻译成别种文字来表达，难免对原文有一些出入；加之哲学上的范畴、语词经历过历史的变迁，其涵义是多义的，要准确地理解原意，必须精心地捉摸领会。所以，对柏拉图的研究可以说是一项攻坚的战斗，《柏拉图研究》的两位作者，敢于攻坚，不避难就易，从事这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他们的劳动是应该受尊重的，他们的勇气是值得嘉许的。在《柏拉图研究》一书中，读者将会看到，两位作者立足于柏拉图的原著和有关的古代文献（目前大多尚无中译本），同时吸收了过去与现在国内外，尤其是西方、日本的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不少是国内鲜为人知的。他们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和分析，一方面就柏拉图的生平疑点、著作真伪和他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探索与研究；另一方面又介绍了国外以往研究柏拉图的历史状况和后人对其思想评述的不同意见；在此一基础上，两位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这一切，对细致入微地开展柏拉图的专业性研究，应该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开拓性工作。本书在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柏拉图及其思想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得出的结论都带有颇大的独创性，都具有颇强的说服力，颇高的学术价值。

中华民族是一个胸怀世界的民族，我们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成就，我们都采取学其所长，兼容并蓄的态度，更何况对象柏拉图这样一位对西方思想有重要影响的世界文化名人。我们绝不满足于对他的皮毛的、零星的认知上，而要以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创造的心情，对其进行全

面、深入地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作者对柏拉图及其思想所作的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和所得出的新颖结论，也可以说对于世界文化珍宝的发掘是一可贵的贡献。

谢谢两位作者，他们在国际文化名人的研究领域，为我们做了一件早就该做而尚未展开的工作。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在西方文化名人的百花园中又绽开了一枝绚丽的花朵！它在中西文化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发展方面，定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1991年4月6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哲学系

（本序作者陈元晖教授系我国西方哲学的著名学者，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前 言

柏拉图是古希腊屈指可数、名扬遐迩的大哲学家，也是古代西方第一个留有大量著作于世，在众多学术领地做出开拓性贡献的大思想家。他在西方以至整个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有人把他同中国的孔、孟相类比。K.波普尔(K·R·Popper)曾不无夸张地说：“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论好坏）是无法估量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但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是非柏拉图的。”^① A.N.怀特海(A·N·Whitehead)甚至把西方两千五百多年的哲学，归结为对柏拉图的注释：“欧洲哲学传统的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②这些话听起来虽未免言过其实，却形象地揭示了柏拉图在历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

因此，在柏拉图去世后，西方从古至今对柏拉图思想的研究经久不衰，对柏拉图著作的注释、出版工作亦持续不断。就有文字可查的史实而言，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亚历山大里亚文献学兴起时代，随着古代典籍的整理，对柏拉图著作的校订、注释工作即已开始进行；其最终成果是导致阿里斯托芬尼斯对柏拉图著作三

①《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柏拉图”条目），第12卷，第163页，纽约1968年版。

②A.N.怀特海《过程和实在》，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53页。

篇一组分类的出现，由此揭开了编纂柏拉图全集的序幕。其后，在罗马时期，与持续几世纪之久的复兴柏拉图思想运动相联系，又一次掀起了研究柏拉图的热潮。在这一浪潮中孕育、产生了德拉西卢编辑的西方第一部柏拉图全集；在此前后则有帕内提欧斯、西塞罗、普鲁塔克……等众多学者撰写的有关注释书、解说书和研究论著大量涌现。^①中世纪时期，西欧虽一度经历了文化衰落、哲学枯萎的所谓“黑暗年代”，对柏拉图的研究也并未中止。当波爱修斯在西欧拉丁语世界最后一个结束了对柏拉图的研究时，这种研究在东方阿拉伯世界又延续下来，不久经由北非，从西班牙返回到欧洲，在西欧人中重新唤起了研究柏拉图的兴趣。近世以来，尤其在进入19世纪，当哲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以后，对柏拉图的研究则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高水平的基础上蓬勃地开展起来。其涉猎方面之广，研讨问题之细，意见分歧之多，是过去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把柏拉图的研究工作推进到一个百花争艳、硕果累累的崭新时期。诸如：通过考古发现一批柏拉图著作与有关注释书的古代埃及莎草纸原本和H.第尔斯(H. Diels)、W. 苏巴尔特(W. Schubart)等人对这些莎草纸本同中世纪手抄本间关系与可信度的鉴别；克拉克(B)抄本和其它中世纪手抄本的发现以及I. 贝刻尔(I. Bekker)、M. 山茨(M. Schanz)、J. 克拉勒(J. Krahl)等对这些手抄本独立地位与史料价值的评定；由Fr. E. D. 施莱艾尔马赫尔(Fr. E. D. Schleiermacher)、J. 索赫尔(J. Socher)等人对柏拉图著作真伪提出的质疑，由此引出了关于柏氏著作真伪与年代问题的讨论，以及L. 坎贝尔(L. Campbell)、W. 狄廷贝尔格(W. Dittenberger)、M. 山茨、C. 里特尔(C. Ritter)、Fr. 布拉斯(Fr.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三节

Blass) 等人对“文体风格与语言检验法”的贡献等;这些工作都为确证柏拉图的材料来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之同时,有关柏拉图家世与生平疑点的探索,对柏拉图原著的注释、解说与分析;以及从总体(宏观)或局部(微观)上对柏拉图思想的解剖与研究等,也在多方位、深入地进行,出现了象 J. 伯内特(Burnet)、A. E. 泰勒(A. E. Taylor)、K. F. 赫尔曼(K. F. Hermann)、F. M. 康福德(F. M. Cornford)、H. 雷德尔(H. Raeder)、I. M. 克隆比(I. M. Crombie)、L. 罗班(L. Robin)、G. E. L. 欧文(G. E. L. Owen)、G. C. 菲尔德(G. C. Field)、W. K. C. 格思里(W. K. C. Guthrie)……等著名的希腊哲学史大家和柏拉图研究学者;此外,在苏联和日本等研究柏拉图的先进国家则出现了 B. Ф. 阿斯穆斯(B. Ф. АСМУС)和田中美知太郎、藤泽令夫等学者。他们撰写的一大批论著已成为今日进一步研究柏拉图共同财富。不仅如此,时至今日,东西方学者对柏拉图研究的兴趣并未减退而且还有继续增长之势。在70年代初,一位美国柏拉图学者就指出:“过去的三十年,在全世界的哲学家中间已经表明了一种对柏拉图的爱好的复兴。柏拉图正在被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研究着和争论着。……关于柏拉图的大量论文和讨论,已超出过去任何其他的大思想家,它们出现在讲英语国家的哲学杂志上,甚至是古典学术的杂志上。”^①更不要说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西方世界和苏联、日本等国的一再修订出版的各种文本的柏拉图全集了。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研究中,还不能说对有关柏拉图的研究课题(甚至一些重要课题)都已经完全弄清楚了。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柏拉图离我们生活的时代过于

^①G. 弗拉斯托斯:《柏拉图:批判的论文集》第一卷,第511页。

久远，所需的历史资料难觅，仅有的文献上记载又互有矛盾，使研究者一时难以定夺，因此便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莫衷一是状况（如，关于柏拉图的生平疑点与某些著作的真伪辨，即属此类）。这也许是研究任何一位古代的思想家所必然遇到、难以避免的困难。其次，作为一个古代思想家，柏拉图的思维模式当然不能摆脱人类文化发展初期那种“浑然一体”的特征。就是说，在柏拉图那时，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的总汇”，还没有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自然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区分开来；因此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这些思想往往是互相交织在一起论述的，很难做出区别；而且其中的一种思想发生变化，其它的思想也会随之改变，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对同一问题的说法常有不同，甚或彼此矛盾，这就更增加了研究柏拉图思想的难度。此外，在叙述方法上，柏拉图也没有摆脱古代人那种以形象思维表达理论思维内容的方式，在他的著作中经常用一些神话寓言和各种隐喻（甚至插科打诨）来表达高深的哲理。这样做，虽然有增饰文采，打动人心的长处，但却给理论自身涂上了幻觉的光轮，为研究者捕捉其真实的思想带来无谓的困难。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尽管对柏拉图的研究已经经过两千多年，著述之多几乎达到“汗牛充栋”的地步，但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同一问题仍在争论不休；有些问题至今尚没有做出准确的、令人满意的回答。例如，在柏拉图思想中占极重要地位的“善的理念”究竟是指何而言？它和《理想国》中的建国原则（实现“正义”），以及柏拉图在其它著作中对“善”的阐释是什么关系？又如，同样在柏拉图思想中占有重要份量的“灵魂”（ψυχή）、心灵（νοῦς）和理念，三者间又是什么关系？换言之，构成柏拉图哲学的核心内容是一（仅指理念论）还是三（灵魂、心灵与理念）？……诸如此类涉及到柏拉图根本思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统一的、合理的解

决。更不要说对有些著作的主题（即讨论什么问题）的意见分歧了，它们都作为一种“难解的谜”，一直残留到今天。

尤有甚者，由于立场、角度、方法的不同，不同学派的学者对柏拉图的评价不仅其说不一，而且大相径庭。英国苏格兰学派学者J.伯内特称柏拉图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和最优秀思想的源泉：“雅典的柏拉图，他在许多方面是曾经存在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柏拉图曾经是我们文化中的一切最好的和最重要的东西的源泉。”^①这是极力推崇柏拉图的一个鲜明例证。与之相反，二战后出版的苏联学者的不少论著则对柏拉图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说他是“贵族的反动的思想家，古代唯心主义的最大代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最凶恶的敌人”^②和“科学的死敌”^③。60年代以来，他们虽然改变了过去那种极端化态度，但对柏拉图的评价仍然褒贬不一。这还是从总体评价上说的，至于具体化到每一篇著作，每一方面思想，那分歧就更大了。以柏拉图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而论，同样是西方学者对它的评价也往往背道而驰。英国物理学家J.秦斯(J. Jeans)对柏拉图在科学上的贡献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指出，当物理学在它发展的原始阶段时就碰到两个思想家给它带来了巨大的灾害，这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④W.C丹皮尔(W.C. Dampier)则把“科学精神从地球上绝迹一千年之久的原因”归之于“后来竟让各种形式的柏拉图主义代表希腊思想”，因此他说：柏拉图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是在实验科学史上，我们不能不把他称作一个祸害。”^⑤B.D. 罗素

①J.伯内特：《柏拉图主义》，第1页。

②T.φ.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第1卷。

③罗森塔耳、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53页。

④参见J.秦斯：《物理学的发展》剑桥1947年版，第47页。

⑤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科学和宗教的关系》，第62页。